



徐闻古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

潘玉毅

徐闻古港旧址位于今日徐闻县西南五里乡的二桥、南湾、仕尾村一带,港口南端约十公里外的海面上有头墩、二墩、三墩三座小岛,岛与岛之间环相生,风景优美,为古港编织了一道玉璧般的天然屏障,素有“瀛岛联盟”之雅称。

港名徐闻,听起来像是一个人的名字,温文儒雅,实为雷州半岛南端的一个古老县城,建制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今属湛江管辖。因其靠近海边,海浪翻腾,与礁石、堤岸互为冲撞,发出的响声十分渗人,往来之人不得“徐徐而闻”。因为不得,所以渴求,“徐闻”二字代表了当地老百姓对于海波宁静、宜居宜业的憧憬和向往。

徐闻县旁徐闻港,似乎早在设县之初,古港便已存在于此,至于它具体形成于哪年哪月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后世之人虽有考证,也无从查找。不过,徐闻古港的历史源头虽不可追,始于西汉时期的一次远洋航行,却奠定了它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超凡地位。

每一次远行,无论行多远,途经多少驿站,定然有一个终点,也有一个起点。如果有人问及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徐闻古港注定是一个避不开的名词。

事实上,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有很多,比如徐闻、合浦、广州、泉州、宁波等等,而徐闻和合浦是有据可查的最早的一批。大约在公元前111年至公元前87年之间,汉武帝派遣黄门译长面向全国招募海员。组队完成之后,他们带着丝绸、黄金等物品,乘坐大船,从徐闻、合浦出海,沿北部湾向南而行,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中南半岛、南洋群岛,至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返航。仅单程就历时一年有余。航程之长,史无前例。

这段传奇经历被东汉史学家班固记录在了《汉书·地理志》中,这也是正史中首次书写“海上丝绸之路”,徐闻古港也因此顺理成章被打上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的标签。

从徐闻古港出发的这次远航,本是汉武帝想开辟一条绕过匈奴直达西域的“蹊径”拍板执行,谁知

没有如愿到达西域,却意外地打开了一条通往海外的贸易通道。大船不断行进,船上运载的货物沿途售卖,有些则经由印度转销至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各国。由于中国人买卖公平、态度友好,再加上商品物美价廉,所到之处掀起了阵阵抢购狂潮。作为交换,外国的香料、宝石、金银饰品、琉璃器皿、奇石异物等亦从海路运来中国。这在某种程度上增进了当时的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诸国之间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可能是从这次远航中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创收的灵感,汉朝统治者谋议良久,决定对沿海的港口城市加强管理,开通对外贸易,徐闻便是第一批试点。据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汉朝在徐闻县设置了左右候官,掌管军政事务和对外贸易。候官者,候人也,顾名思义,也就是古时侯迎送宾客的官员,用于此处可谓形象。徐闻县境之南的空地上还建起了一个个大仓库,里面囤积着数量惊人、品类繁多的商品,以供应对外贸易所需。

众所周知,航海业只是西汉王朝的一个新兴行业,起步未久,相关的配套设施也不完善,港口建设简陋不说,航海活动也以自发的、零散的居多。但从前人记载的种种史实可以看得出来,彼时的徐闻古港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俨然成为了汉朝沟通东南亚各地、印度洋彼岸的重要枢纽。

那个时候的徐闻古港,既是我国商船驶往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出发港,也是大秦(罗马)、天竺(印度)、波斯(伊朗)等国船舶抵达中国的目的港。远行的船只从这里出发,将国产的陶瓷器、丝织品运输到世界各国,并换回香料、琥珀、珍珠、宝石等舶来品,以供皇室享乐。同时,它也吸引着南亚、东南亚甚至

非洲的商人带着货物来此贸易,故而“千帆竞发”是常有的画面。因往来船只太过密集,就连距离徐闻港十公里远的三墩汉港,也开始参与互市贸易,并为外国商船补充淡水、食品和货物,史称“大汉三墩”。

除了国家层面的对外贸易,民间的经商往来亦于此时逐渐形成。作为两汉时期重要的货物中转港和集散地,古老的徐闻港不仅倚靠着众多远洋的大小船舶,同时也汇集了许多精明能干的中外商贾。

繁荣的对外贸易拉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当时,徐闻富庶举世闻名,县城的规模更是扩展到一个特大城市的“尺码”。由于时常都能见到“商船如织人如蚁”的壮观景象,古港腹地的人们,也因此成了最早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

当时民间流传一句谚语:“欲脱贫,诣徐闻。”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想要脱贫致富,那就去徐闻吧”,观其语气,颇有点民国时期南北众人闯荡上海滩的味道。但由此,我们也能想见当年徐闻古港给县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助力。

遗憾的是,后来由于东汉三国时局动荡,远洋航路改变、古港泥沙淤积等原因,到了唐宋时期,徐闻古港也就渐渐地没落了。然而它与合浦古港联手书写沟通东西的向海之路的传奇始终印在人的脑海里。2017年1月,广东十大“海丝”文化地理坐标评选揭晓,徐闻古港成功入选,同年9月,在正式投入使用的全国统编教材中,徐闻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首次被写入历史课本。似乎,当一个港口渐渐被人遗忘的时候,它也正在被人渐渐记起。

千年古刹南郭寺

邓书俊

南郭寺,坐落在水市城南的慧音山北麓,上接满坡幽林,下连藉河碧水,素有“陇上古刹”的美誉。唐代诗人杜甫流寓秦州时,曾咏诗曰:“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钟边。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

南郭寺历史悠久,宋代称“妙胜院”,清乾隆钦赐“护国禅林院”,始建于北魏,距今已有1600余年的历史,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南郭寺为园林庭院式的古建筑群,山门坐南面北,三重檐歇山顶,四柱三门,门额上悬挂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南郭寺”匾额。山门前左右两侧,两棵巨大的古槐巍然挺立,如两位镇守寺院的将军,人称“将军槐”。这两棵古树对称生长,树龄一千三百年,树杆需几人才能合围,树冠遮荫蔽日,如龙腾横空,气势磅礴。

南郭寺依山就势而建,建筑规模宏大,一进三院,呈四合院状布区,进到里面,三院又相通相连。其主要建筑有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东西二配殿、东西二禅林院以及卧佛院。卧佛殿内曾有建于隋朝的舍利砖塔,因地震倒塌,现塔基尚存。院内风景优美,金竹葱茏,古柏苍翠,巨槐参天,殿宇禅院错落有致,既有汉唐唐槐的传说,更有诗仙诗圣的游览题咏。

山门内左侧钟楼,右侧鼓楼,东为“杜少陵祠”,西为“禅林院”,南面天王殿,门额上悬着摹北宋米芾的“第一山”三个大字,字迹古朴苍劲。殿内塑弥陀佛像,彩绘泥塑。上承北魏清像秀骨的余韵,下开隋唐丰满圆润的风格,庄严沉静,神态逼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西院是南郭寺的主体建筑,院内占地数亩,大雄宝殿是这里最宏伟的建筑,坐南面北,面宽五间,单檐歇山顶结构,气势恢宏,庄严肃穆。殿内塑有释迦牟尼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阿弥陀佛及迦叶、阿给西弟子、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佛像,体态丰腴,神情端庄。

杜甫诗中的“老树”,就生长在大雄宝殿门前。“春秋柏”“老龙槐”“本氏卫矛”三株古树,被当地人称为南山“三绝”。

“南山古柏”位于院子中间,为春秋时代所植,与我国的孔子和印度的释迦牟尼同年代,故名“春秋柏”。这棵侧柏,经风沥雨,满身沧桑,树龄二千五百年,树形之奇特,如曹雷击的一样,从根部裂为三半。更奇的是三棵树中间,夹着一棵二百多年的小叶朴,枝繁叶茂,生机盎然,人称“柏抱朴”。树身开裂脱皮,了无生机,冠顶上却发出一簇簇柔条,青翠欲滴,一派鹤发童颜的仙人风度。向南一株,高架在铁塔之上,像一把利剑,斜刺南天。向北两株,一株干枯不朽,如擎天柱,直通天空。另一株,沉重的树身巧架在一棵三百多年的古槐枝杈上,古槐委身于柏下,状若以幼扶老,人称“雷锋树”。相传当年唐王李世民西征驻军天水,大将秦琼、敬德策马上山,观光拜佛,将战马分别拴于古柏两枝。这黄骠马与豹花马乃军中良骥,性情暴烈,一时嘶咬争斗,腾蹄狂啸,南北分奔,古柏被撕裂倾斜,遂成此状。

院子的西北角,长着一棵“卫矛”,树龄大约二百年,树围二米,树高十八米,树身沟壑纵横,布满青苔,硕长的身子斜卧在屋脊上,犹如一条绿色的长龙,似要腾飞而去。据说这棵树是一位高僧从南方千里迢迢瓶插带来,扎根于天水,吸大地之养份,纳日月之精华。卫矛在南方属于小灌木,而在北方十分少见,在人杰地灵的天水,历经风霜雨露,长成参天大树,着实罕见。

院子的北面,长着一棵老龙槐,树龄二百年,树杆笔挺,树枝如龙,树冠如云,叶茂蔽日,腾云驾雾,冲天直上。这棵老龙槐树型之奇特,造型之美观,如同巨型盆景一般,极具观赏价值。

东院山门为三开重檐悬山顶垂花牌楼式,门额上原是“三秋池宫”匾。门内东西各有一房,正中有过厅,厅后有一座六角攒尖顶亭,亭柱为六角形,亭上书写“北流泉”三字,亭中间一六角石井,井上紧紧盖着一玻璃铜盖,这便是杜甫诗中的“北流泉”。此泉又名漱池,水质甘甜,“早盈涸缩,四时不竭”。传说祈雨极为灵验,有“南山灵液”之誉。

北流泉后面,就是南郭寺闻名遐迩的“二妙轩”诗碑廊。碑长三十多米,高四米有余,青石铺面,上面镌刻着王羲之、王献之的诸书法大家字体,杜甫陇右诗60首,配以近、现代名人王宽、冯国瑞、霍松林的跋与序及王铎、何绍基、于右任诸大家写秦州的诗文书墨,气势磅礴。碑前东面一杜甫侧身白石雕坐像,座东面西,左手执壶待饮,右手着膝抚节,凝眸沉思。公元759年7月,诗人辞官远行,携妻带子,风尘仆仆远赴秦州,投奔侄儿。谁想世事沧桑,由于战乱,侄儿不知所踪。诗人站在秦州街头,举目无亲,只好寄居在南郭寺。诗人在秦州的生活是清苦的,虽得友人接济,可常常挨饿受冻,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奈之下,诗人只得靠挖草药,拾橡栗艰难度日。足足遍布天水大地,留下了一百一十首诗章。鉴于此,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天水人为深切缅怀这位伟大诗人,将东禅林院改为“杜少陵祠”,供奉杜甫及侍童像三尊。殿柱上有清代诗人谢威风所撰一联:“陇头圆月吟怀朗,蜀道秋风老泪多。”

近年来,南郭寺又建了一座景观塔,佛塔为唐式平面八角五层阁楼式佛塔,总高68米。登临塔刹俯瞰市区,大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山川秀丽,楼房鳞次栉比,藉河穿城而过,天河注水,人杰地灵。

兰州,终会回来

金凯

当2022年的二十四节气迈着沉稳的脚步走过小暑时,这座城市突然间静下来了。这静宣示着万众一心就没有翻不过的山,这静昭示着众志成城就没有越不过的坎。

新一轮新冠疫情入侵了我们的城市,每天的疫情数据播报总是牵动着每个人的心,高风险区和中风险区,确诊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人数,活动轨迹去了哪里,密接者有多少人……集中核酸检测,第一轮、第二、三……做完后在家又焦急耐心地等待检测报告。当真的等到“阴性”这两个神秘字眼出现时,一种难得的幸福感和内心油然而生。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疫情之下,人间有爱。兰州,这是一座盛产大爱的城市,在爱的熔炉中不断历练锻造出了包容和自强的性格,用西北汉子的粗犷豪迈和坚韧倔强对抗着这场突降的磨难,在一场与病魔抗争的遭遇战中战略战术斗风雨,在一场没有硝烟的遭遇战中奔赴后继冲锋陷阵,用勤劳的手掌和坚硬的脊梁谱写着属于这片土地的精神谱系,把伟大的抗疫精神书写在黄河两岸,镌刻在百姓心中,让时代在前进的轨道上记录下属于这片土地的战斗华章。

让城市静下来,是与新冠病毒的聚力斗争,是对健康美好的向往憧憬,“以静疗伤”“以静抗疫”,这“静”恰似一剂良方正在对病情进行根治,这“静”又好像一双手正在对伤痕进行抚慰。“静”的背后,正在孕育着这座城市的“疫”线温暖,正在营造着家园热土的“疫”后美好,我们正在为“静”而全力以赴,为“静”而热烈表达。

这“静”蕴含着太多的感动。美丽的白衣天使是披甲逆行的勇士,威武的人民警察是激流奋进的战士,忠诚的党员干部是坚守相伴的先锋,耀眼的红马甲是志愿服务的铠甲……疲劳困不住守卫健康的信念,困顿偷不走救死扶伤的执着,高温阻挡不住奔跑的脚步,大雨遮盖不住忙碌的激情,太多的感动正在对抗着砥砺奋进的坚韧和执着,太多的故事正在传递着大街小巷

巷的故事和温暖。处处都做到不遗余力、不惜成本、不惜代价,人人都怀着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谨慎之心,生动的实践中,正在彰显着守护生命、人民至上的为民精神;紧张的防控中,彰显着上下一致、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

这“静”承载着无私的奉献。冲在抗疫一线人为了大家的健康放弃了自己的小家,把责任扛在肩上,把离情埋在心里,把爱心献给别人,把愧疚留给亲人。年近体弱的父母久未见到甚为想念的子女,年幼无知的孩子自己去核酸检测,上阵父子兵,抗疫夫妻档,当按下红手印交上请战书冲向第一线时,当主动报名下沉社区志愿服务时,当不惧风雪不分昼夜值守卡点时,当劳累过度体力透支坚持不下火线,当无尽的思念被使命挤到一旁时,一颗红心的赤胆忠诚和一生追求的价值取向正在浓郁升腾,除却人民的生命健康,其他的都可以暂时搁置。在抗疫大局中,坚持一切从防疫工作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严格落实“十同”“十快”“六全”。这就是大爱当前熠熠闪光的舍生忘死、奋勇向前的牺牲精神,这就是战疫之际统筹有序的依靠科学、精准施策的求实精神。

这“静”凝聚着强大的能量。前方有逆行英雄用热血为生命护航,后方有千千万万的真情涌动流淌。爱心人士,聚力同心,共赴危难,守望相助,齐保家园。有的身在他乡,依旧情系桑梓,慷慨解囊,捐资捐物,助力家乡早日康复;有的身居陇原,出资出力,躬身抗疫,送温暖到“疫”线,献爱心到前方,誓与家园共健康。城乡居民,听从指挥,足不出户,安心居家,用宅家配合疫情防控,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让“静”成为一种自觉选择。大爱无疆、共克时艰的互助精神正在不断深化,风雨同舟、命运与共的协作精神正在不断升华。

静在一时,功在长远。让城市静下来,聚集起强大的抗疫合力,筑起坚固的疫情屏障,早日迎接胜利的曙光。因为,兰州终会回来。

孔子为何不入戏

阿海

我国的数百个传统戏曲剧种,舞台上表现孔子的作品极少。查遍宋元明清以来数以千计的剧目,只发现两种:一是明传奇《麒麟记》,内容大致为,孔子因不满鲁国执政者季桓子所为,周游列国,到处遭冷遇甚至绝粮,后仍归鲁国聚徒讲学。剧作者署名“寰宇显圣公”,可能是孔氏后裔。此剧现存有明万历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遗憾的是,这部作品已残缺不全,原刻本只有前39出,下面的缺佚已无从查找,难见全豹了。

另一种是明清之际无名氏的传奇《九曲珠》。此剧演孔子道逢采桑娘,被厄于陈、蔡间事。故事来源可能是宋代彭乘的《墨客挥犀》。《曲海总目》《曲考》《今乐考证》《曲录》均见著录,可惜今已佚存。

何以反映孔子的戏曲如此之少?兴起于宋元时期的戏曲,是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市井文化,而孔子是圣人,文人断然不能把圣人搬到戏台上,让其成为娱乐大众的笑料。因而孔子的形象很少出现在戏台上。

到了清康熙初年,皇帝颁诏,禁止演孔子及诸贤(清徐珂《清稗类钞》)。因为帝王禁止,律有明条,各地命官无不遵守。时有徐州知府,发现有优伶在戏台上扮演孔子,“立拿班头重惩之”。

于此,清代戏曲虽然勃兴,爱好戏曲的文人墨客却多不敢用戏曲形式来表现这位“至圣先师”,以免有亵渎孔圣人之嫌。至于优伶,慑于朝廷禁令,更不敢贸然扮演,成了积习的规矩,一直沿袭下来。

